



# 教坊村“十四英雄”

■高鹤航

张耀先、张玉贤毙伤中弹牺牲。

## 四

经过短暂激战，特务连官兵占领了古庙。

敌人又在村子里建起新的据点，蓄谋着孤注一掷的抵抗。

“大家现在听我指挥，”战斗到了最紧要的关头，冲锋在前的三排副排长高永生接替牺牲的连长担负起指挥重担，“九班在右，二班在左，分两路进攻。”他根据村子内的地形特点，及时调整了作战部署。而这时，敌人已知退无可退，反击也更为猛烈。

“同志们，冲上去就是胜利！”九班长夏忠伍率领九班率先从右翼向村内进攻。“二班的，跟我上！”二班长田贵堂也带着战士们借助掩体一边射击一边前进。

九班在即将拿下下一个据点时，遭到了敌人猛烈的炮火攻击。冲在最前面的九班长不幸牺牲。九班战士见状悲愤不已，跳出掩体迎着弹雨朝敌人的机枪阵地投掷手榴弹，一枚枚手榴弹把敌人炸得头都不敢抬起来。在九班官兵的迅猛进攻之下，敌人根本来不及组织新的反击，只得一个个抱头鼠窜。

三排副排长高永生迅速冲了上来。随即四班、五班战士们也冒着枪林弹雨突破敌人工事，夺下了据点。

溃敌作鸟兽散，惊慌失措地向教坊村更深处逃窜而去。

## 五

这时，随着零星枪响，高永生发现还有30多个敌人据守在一处民宅，企图负隅顽抗。二班战士纪福奎端起刺刀，大喊：“同志们，刺刀见血的时候了！”敌人知道这是解放军官兵要与他们拼刺刀了，早已吓破了胆，不等进攻，就放弃据点狂奔逃命。在高永生的带领下，战士们乘胜追击，消灭并俘虏了残余的溃逃之敌，胜利占领了整个教坊村。

教坊村战斗结束后，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一军一师三团授予特务连连长栗有才，三排副排长高永生，二班班长田贵堂、战士纪福奎，四班班长郭青元，五班战士唐世才、袁西铭、高信诚，九班班长夏忠伍、副班长周树发、战士王洪才，通讯员张玉贤、张耀先等“十四英雄”的光荣称号。

特务连刚打扫完战场，追击敌人的主力部队就到达并通过了教坊村。和大部分队会合后，他们又急行军奔赴新的战场。

最后，老连长立正，向他们敬了一个军礼，“出发吧！”

“您不跟我们一起去吗？”老连长晃了晃手中的拐杖——那是一根树枝，说：“我的腿伤还需要恢复两天，你们先走。”说完，他又想起了什么，将自己的干粮塞进了小丫子的挎包，又一次喊道，出发！

三个红军小战士勇敢而坚定地向前，再向前……终于在第五天黄昏时，他们发现了队伍留下的新鲜脚印……当警卫员把小丫子、小虎和小龙带到一位首长面前，说明原委后，首长站起身向他们三人敬了个军礼：“虽然你们年龄不大，但任务完成得非常好，不愧是咱们红军战士！”之后，他接过了那份重要情报。

打开挎包，首长沉默片刻后，用双手展开了那份“重要情报”。“老连长让你们送的，是我们的信仰啊！”

三位红军小战士同时看向那面鲜红的旗帜，含着泪举起了右手……



长征

第6263期

## 我喜欢说故事

### 时光留声机

这是我军发起解放西北的“扶眉战役”中的一场战斗。

1949年7月12日，奉上级命令，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一军一师与国民党军刚交火，强大攻势就摧毁了敌人斗志，他们未作激烈抵抗就开始大规模溃逃。于是，一场预想之中的正面交锋变成了意料之外的追击战。

—

三团特务连随团部沿着西宝南线公路急行军追击逃敌。敌人急于保命，溃逃的速度很快。连长栗有才带领特务连官兵追抵眉县槐芽镇时，已近黄昏，他从老乡那里打听到，有国民党溃兵刚刚躲进前方金渠镇教坊村。

“他们有多少人？过去了多长时间？”栗有才拉着刚从金渠镇方向躲避过来的老乡急切追问。

“人数？嗯，第一拨过去了几十个……后面又过去几十个……可能加起来得有一百多吧，也可能还要更多——”老乡躲避逃兵还来不及，哪敢细看。他说不清溃兵数量，但能确定溃兵刚冲进教坊村。

“太好了，咱正好打他个立足未稳。”连长栗有才紧绷的脸上写满必胜的信心。特务连官兵听到这个消息后，也很激动，他们急于赶上溃逃之敌，聚而歼之。

战士们不等动员就已整装待发。栗有才随即率全连迅速穿越槐芽镇，又越过西沙河，急行军追击逃敌。

“加快速度，可不要让眼皮子底下的敌人给跑了。”

“论脚底板，他们肯定不是我们的对手啊。”

栗有才带领官兵抵达金渠镇后，迅速越过霸王河，占领教坊村北侧高地，同时派人抵进教坊村侦察敌情。

前去侦察的战士趁天黑摸到村里，干净利落地抓了个落单的俘虏。从俘虏的招供中，栗有才得知，躲进教坊村的溃兵是国民党第90军一个师的残部。他们的编制虽已被打散，但陆续溃逃到村子里的敌人聚集起来多达上百人，还携带着重武器。

栗有才问俘虏：“你们有多少挺机枪？”

“至少十几挺。”俘虏顿了一下，又改口，“得有20多挺。”

“有没有炮？”

一张张尚且稚嫩的面容永远凝固……

陈师长猛然惊醒。他今年29岁，很多战友才十七八，他是战士们可靠的大哥。这群闽西的青年，都是自己的兄弟啊！如今他们为了革命洒下热血，只留下自己一人——不！还有那颗年轻的种子，还有突围出去的其他同志！队伍还在！他仿佛看到了朱总司令神色庄重地从战士手里接过军旗的场景……

天微亮，民团兵将担架放在地上，坐下休息吃东西。他们为能够获得一百大洋而激动不已，间或哼唱着地方小调。

不能做俘虏！更不能成为敌人邀功请赏的工具！陈师长强撑起头，查看周围，发现没有可以利用的东西。突然，他的目光停在自己渗着鲜血的腹部上。

民团兵正吃着东西，突然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传来。

两个抬担架的民团兵循声看去，吓得张大嘴；只见陈师长双手正从肚子里扯出一截肠子，面容痛苦得变了形。

“啊！”陈师长发出一声痛喝，用手把肠子用力绞断。

他想自杀！傻了眼的民团兵终于反应过来，急忙扑过去——已经太迟了。

民团兵全部围过来，眼前的一幕惨不忍睹。他们无不惊骇，久久站在陈师长的遗体前，无人言语。

此时，旭日冉冉升起，染红了远处的群山。年轻的红军战士怀揣着浸染战友鲜血的军旗，正朝中央红军的方向奔去。

## 擎火

■孙佳欣

那天，教坊村枪炮轰鸣。解放军官兵面对数倍于己的溃敌前赴后继，终将敌人歼灭。在冲锋中，有很多人倒下。连长栗有才，九班长夏忠伍，通讯员张耀先、张玉贤……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保持着冲锋的姿态。

浓雾弥漫的山野，陈师长的意识在重伤中渐渐飘忽。他一会儿似回到长沙旧居，那里有他温柔的妻子和病重的母亲，一会儿又好像握着

乡民的手，在中复村含泪做着临别的赠言。画面骤转，飞机呼啸、炮声隆隆，看着年轻的战友一个个倒下，陈师长猛然惊醒——不能做俘虏！他以断肠之举，彰显了红军将士的赤胆忠魂。

鲜红的旗帜在草地微凉的风中飘扬，三位小红军含泪举起右手——为着他们永恒的信仰。小丫子不由想起那位慈祥的大娘和将干粮给了自己的老连长，再瞧瞧周围面容疲惫、眼神却格外坚毅的战友们，她在心里跟自己说：跟着队伍走，跟着党走，往前走！

英雄的故事，是烛照在岁月长河中的精神火炬。每当有人将它擎起，火焰灼灼、光辉耀眼，直要照亮整个天际——那是对英雄的致敬、对信仰的传递。

本版插图：陆干波 赵瑛璐 徐金鑫  
图片制作：陈新阳



## 精短小说

### 生活，远比小说神奇

疼痛像山野的雾气，浓重且漫无边际。陈师长的每根神经、每个毛孔都在疼痛中挣扎，血浆和肠液交融，透过层层纱布，从勒紧的皮带上渗出来。

这些天的战斗真惨烈啊！他们师负责后卫，闽西子弟兵在战火中前赴后继，鲜血把湘江染得像羊角花一样鲜红。他们用血肉之躯砌成堡垒，阻击十几万装备精良的湘军和桂军，为红军主力 and 中央直属机关成功渡江争取时间。

四天五夜的激战过后，全师牺牲惨烈，还有些同志在战斗中与队伍失散，只剩下几百人。陈师长率领部队准备强行渡江，可天上飞机轰炸，地面敌军围堵，几次渡渡都未成功。这时，中央红军发来命令：退回湘南地区，就地保存力量，坚持游击战争。

正准备撤退，一颗子弹射入陈师长的腹部。剧痛袭来，他用皮带勒紧伤口，坚持和战士们一起拒敌，最终带领剩下的几十人突出重围。

到达西马桥，他们又遭到国民党地方民团的截击。带伤激战许久，陈师长终于撑不住了，改由警卫员抬着继续指挥战斗。又经一场苦战，他身边仅剩不到10个战士。危急时刻，他命令几个小红军战士拿着军旗，追赶主力红军，向朱总司令报到归建。而他两个警卫员、一个机械员留下，牵制民团。

“散开！从东南西北四个角开枪！”陈师长齿间蹦出的每个字都会激发一阵剧烈疼痛，他原本极度苍白的嘴唇也因沾染了鲜血而变得异常红润。警卫员和机械员迅速散开，他们和陈师长每人一个方向，你一枪我一枪，迷惑敌人，为战友争取时间。

## 赤胆忠魂

■王继峰

民团发现四处都有枪声，不知虚实，不敢靠近，便远远埋伏着回击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民团兵终于从稀疏的枪声中醒悟过来：这里的红军兵力很少。于是，他们渐渐包抄过来。陈师长一看形势不对，立即命令：“同志们加大火力！”

一阵猛烈的射击暂时阻止了民团疯狂的脚步，但弹药没多久就用完了。

“冲啊，他们没子弹了！”

“同志们，和敌人肉搏！”陈师长忍痛大喊。

“抓活的，抓活的！”枪声停了，民团兵饿狼似地扑向陈师长。

“是当官的！一百大洋啊！”民团兵激动极了，抬着陈师长，要回去领赏。陈师长在颠簸中晕了过去。

朦胧中，他仿佛回到了长沙那座破烂低矮的泥房。昏暗的油灯下，一个女子在做着针线活——那是他刚娶过门后还未相聚几个月的妻子。只见妻子端着粥，走向卧床的老人——那是他年迈病重的母亲。

他刚要奔向妻子、母亲，却发现场景变换，自己又身处闽西长汀的中复村。那天，红军长征出发。当地百姓拉着红军战士的手，默默流泪，场面悲凄。陈师长含着泪道：“乡亲们，我们只是暂时离开，还会回来，和你们的亲人一起凯旋！等我们回来吧！我们一起过好日子！”

场景骤变。飞机呼啸，枪炮声大作。一个个亲如肉体的战友陆续倒下，

